

# 傈傈族古寨同乐村

肖勤

成凹凸状,交叠成长方形,嵌合为墙壁,四壁着地托住房梁,再用横木固定即可。整幢房屋严丝合缝却不用一钉一铁,可谓巧夺天工。

木楞房小,没有专门的卧室,但有火塘。夜晚家人围火塘而眠。从前的同乐村没有瓦,村民用木板覆顶代替瓦,再压上石头以防风掀兽刨。

在横断山脉狭窄陡峭的山体上,修建房屋是相当艰难的事情。同乐村一户户村民硬是见缝插针地搭建起自己的“蜂巢”。人们最大限度地利用薄刃般的厘寸山地,做到人居、养畜、耕种互不占地,完美实现了人与地的统一,展现了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朴素智慧。

从村口的核桃林边远眺,一座座建在山崖边缘处的木楞房像一只只黑色的雄鹰,随时准备着展翅高飞。走进古寨,挤挤挨挨的房屋之间有陡峭的石阶巷串连。巷子小,又曲折,行走其间,人的影子和房屋影子时而重叠时而隐没,让人仿佛置身于迷幻的多维空间——前一秒你离天空和柿子树还很远,后一秒柿子树却立在你的脚下;明明刚才你还在一栋木楞房的火塘边,看老人用麦秆编织帽辘辘,才可走十几级台阶,一转眼古朴黝黑的小片房顶竟已在眼前。你伸出手就能触摸到它沉淀在岁月中的气息,旷远而坚韧……

沿着树梢的方向望出去,屋顶远处有一只毛色金黄的小猫。它看着我,湿漉漉的眼睛温润如玉,绒毛在阳光树影下笼着一层朦胧的微光。这一刻,我感觉自己穿越的不是狭巷而是时光,岁月

静止在这古老一隅。

同乐村人天生朴实烂漫,男女老幼都爱跳“阿尺木刮”。阿尺木刮意为“山羊的歌舞”,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在新建成的民族文化广场,男人们头戴插长羽、坠瓔珞的毡帽,女人们身着麦编长瓔珞装饰的腰带,手拉手围成圆圈歌唱,脚下蹁跹跳跃,好不快乐。

村民常居山中,善于攀崖过涧的山羊就是他们生产生活中的好伙伴。阿尺木刮所有的舞蹈动作和歌声模仿的都是山羊的样子,或抬头寻草、或回望寻路、或跳跃过崖、或欢鸣嬉戏,动作充满生趣。一场歌舞下来,老人们有点累,边喘息边开心打趣彼此——谁的呦呦羊鸣唱破了调,谁的腊腊邓(进退舞步)动作差点跌倒。

看着他们欢快的笑容,我陷入了深思。或许,繁忙的生活节奏、诸多的欲望,已经让我忘记了快乐可以如此纯粹。在同乐村,一块石头是快乐的,它沐浴阳光风雪,无论是在路旁还是扔在房顶,它都安然自在;在同乐村,一只山羊是快乐的,不管是在弥漫着细雨的远山,还是笼着雾岚的山涧,它都自由地奔跑。

人若要寻安然,需要做减法。村庄则不同。这些年,它不停在减法和加法之间调整,寻找安然与发展的最好契合点。

数百年来,白马雪山下的同乐村村民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歇,过着淳朴宁静的生活。但路总是要伸向远方的——

西南门,只见荷花环湖而立,开得错落有致,经藕香榭,过玉涵桥,柳荷之美尽收眼底。

环湖荷花,大致有十三个荷区,以红莲、白莲、重台莲、碧莲为主。漫步湖边,往哪走都是美的洗礼。南岸荷花绵延成势,圆盖连着圆盖,一直蔓延到九曲亭,荷花如箭,笔直高挺。此处视野开阔,远处的历下亭、超然楼与荷同框,小水鸭嘎嘎欢叫。

很多市民在此拍照,或前倾或半蹲,甚至索性席地而坐。如今,大明湖从“城中湖”变成“百姓湖”。今年以来实施大明湖南岸透湖工程后,“一湖一环”绿道连通,大片荷塘举目可见,接天莲叶无穷碧。

不觉中,我们移步北岸小沧浪亭,两片荷塘围有护栏,红荷白荷交织,亭台廊榭点缀,颇有古典气息。南

丰祠的雨荷厅则是网红打卡地,往年常见并蒂莲,素有“水中君子”美誉。此地乃是园林景观,引得众人围观,不少电视剧于此取景。只见眼前一枝小荷翩跹如舞者,露出的尖尖角,恍若正自在旋转,又像绽放前的攒劲,以力求完美的呈现。我不禁心生感动,为一枝粉荷的向上努力而触动,盛开就要全力以赴,凋谢也不心灰意冷。

环湖没有围栏,让人与荷更加亲近。有个身着汉服的小女孩跑上前,手执一支鲜荷,兴致满面。妈妈在远处为她拍照。定格的一瞬间,小女孩也站成一支小荷。

细石径,返转到庭院的出口,就有一种穿越宅院沧桑岁月和旧日情境的真实感觉。顷刻,便仿佛回到书房,画室散发出来的书墨香味,听到了蕴藏在书画中轻吟的诗韵,还有案台上古琴发出的清音。

清代钱泳《履园丛话》记载,赵孟頫不仅精于丹青用笔之道,本人还能亲自制笔。他制笔时往往取千百支试之,其

## 墨香出湖州

谭仲池

中必有健者数十支,然后将这数十支拆开,选最健之毫笔为一支。如此之笔则得心应手,一支笔可用五六年。

赵孟頫制笔之说召唤了我。午餐后,虽然天气炎热难熬,我执意要去寻访湖笔的前世今生。

有故事相传,秦大将蒙恬曾于湖州偶拾一撮当地羊毛,随手插笔杆,制成

有一位姓王的老笔工,每逢朝廷大考,他就随考生一起跋涉千里进京叫卖。清乾隆年间,一名考生忘了带笔,正在考场外焦急之际,王笔工及时卖了一支羊毫湖笔给他。谁料这名考生文思泉涌,下笔有神,竟中了头名状元。从此人们都竞相争买王笔工的毛笔。王笔工名声大振,在湖州开了一间笔庄,至

## 遇见

## 铜匠

王松

手艺人有一种天生的职业自豪感,不分高低贵贱,哪怕是剃头的、修脚的,刨鸡毛掸子的、箍水管的,只要干了这行,对手艺就精益求精。当然,这是饭碗,就是不能“糊弄局”。只有手艺好,摆得出去,才能挺着胸脯儿做人。

比如,天津的铜匠。过去,因为经济条件所限,人们在生活中一些易碎的容器,大到水缸,小到吃饭的碗碟、和面的瓦盆,一旦摔了破了都舍不得扔。于是就有了一种职业,“铜盆铜碗铜大缸”,也就是所谓的铜匠。当然,铜匠这种职业在哪儿都有,但在天津,这门手艺被发挥到了极致。

那时,街上常能听到铜匠的吆喝。这种吆喝不像箍水管的或打竹帘子的那样悠悠荡荡唱歌一样,而是干脆利落,短促,有力,就像一个瓦盆摔到地上,哐的一声,哐的又一声,不小心能给你吓一跳。后来有很多演员专门模仿当年的各种“货声”。

铜匠走街串巷,也不是随意乱走,一般是有常去的地方。因为这样的地方会有老主顾,懂得他的手艺,平时有碗碟破了,就专等他来箍。

铜匠的工具看着很简单,只有一把手钻、一个小锤和一个砧子,再有几根粗硬的铅丝。但手钻的构造很奇特,是两根拇指粗细、约一尺长的木棍,用很结实的细绳十字交叉拴在一起。用的时候只要横着拉这根木棍,竖着的那根就会随着转动。我至今也没想明白,这根细绳究竟是怎样把这两根木棍拴在一起的。但最关键的,还是这个手钻的钻头,有句俗话说,没有金钢钻,别揽瓷器活儿,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这种手钻的顶端,也就是所谓的“钻头”,镶嵌的正是“金钢石”。

直到很多年后,我请教一个专业的朋友才知道,瓷的硬度,如果把制作工艺和种类都考虑在内,一般是在6.5到9之间,而金刚石的硬度是10。也正因此,你只有拥有了这种无往而不可的金钢钻,才有能力揽这样的瓷器活儿。

做活儿,一般是先把有一定硬度的粗铅丝用小锤在砧子上砸扁,做成两头尖的枣核儿形“铜子”,再把破碎的瓷器小心拼合起来。在裂纹的两侧钻出小孔,最后再钉上铜子。这样,原本已是一堆碎片的瓷器也就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。

有一年,我家隔壁搬来一个邻居,看样子五十多岁,孤身一人,平时不太出门。听别的邻居说,他姓陈,是个铜匠,但一般的瓷器不接,只铜紫砂泥壶。显然,如果这样,至少说明两点:其一,他做的事很小。因为天津人虽也爱喝茶,但习惯喝花茶。喝这种花茶一般不用紫砂泥壶,而是用很大的瓷茶壶,为保温起见,还特意在外面套一个草编的“茶壶套”,这样喝着才痛快。紫砂泥壶也有,但并不多见;其二,他敢以如此小众的职业为生,收费肯定不菲,如果这样,手艺也就应该非同一般。

这样一来,也就引起了我的兴趣。机会终于来了。那时空调还不普

及,普通家庭能有一台小电扇就已经很奢侈。那年夏天,我发现这个陈师傅忽然常常打开屋门。一次,他送一个人出来,大概是来找我修紫砂泥壶的顾客。他一边朝外走着一边随口说,电扇坏了,这几天已热得没法儿干活儿了。我在旁边听了,心里一动。等他回来时,就主动对他说,我可以帮他看一看这台电扇,也许能修。

这个陈师傅忙说,那太不好意思了。我又笑笑说,大家都是邻居,不叫事儿,我也不敢保证一定能修好。

他这才连连点头,向我道谢。我拆开电扇一看,电机没有问题,只是里边的电源线松了,鼓捣几下就给他修好了。这以后,我跟他就成了朋友,时不时跑到他家,看他修补紫砂泥壶。

不看不知道,什么才是真正的铜匠高手。这陈师傅的工具果然很讲究。他用的手钻是两根很精致的深色硬木棍,而且是用细牛筋拴在一起,拉动起来会有一种锋利的嗖嗖声。紫砂泥壶有个特点,因为质地相对疏松,硬度也就不高,不像密度很大的瓷器摔得很碎。但这样修补起来,反而对工艺要求更高。

陈师傅并不是用普通的铅丝做铜子,而是用一种特殊的铜丝。要先在火上烧一下,再迅速放到水里一蘸,这样铜丝变成了暗红色。他做出的铜子非常精致,要用金属锉将边缘锉平滑,再用砂纸细细地打磨。最后钉到泥壶上,位置和排布也很讲究。看上去,就已不再是泥壶,更像是几片浸泡开的龙井茶叶贴在泥壶上。

一天晚上,我又过来。陈师傅好像心情很好,微醺。他告诉我,他当年入这行时只有十几岁,现在想想,已经快四十年了,修补过的紫砂泥壶不计其数,多蹊跷的物件儿也都见过了,手艺也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磨出来的。眼下有的人,为见识他的手艺,故意把自己好好的紫砂泥壶打破,然后拿来让他修补。他对我说,内行都知道,这泥壶只要经了他的手,再打上他的铜子,价值就会比原来还高。

他这样说着,问我不信。我笑着点头,说,当然信。我想了想,给他提了一个建议,可以考虑把他的铜子做一个只属于他的标记,把名声打出去。他听了笑着摇头说,侍弄好物件本身,才是咱的正经事儿。

## 一碗热奶茶

魏红花

我们安静地坐在苍茫暮色中,等待那头晚归的老牛。

每次来哈密西山乡纳凉时,总会到叶尔肯江家喝奶茶吃烤肉。铺着花毯的榻榻米上放着炕桌,炕桌上有刚从老牛采摘的小白杏儿,还摆着一盘圆润饱满的桑葚。但是,品尝这些甜蜜都还不够。此刻,我们最想让来自深圳的朋友品尝一壶当地的奶茶。男主人叶尔肯江笑眯眯地说:“牛一大早出门去了,到现在没有回来,家里没有准备奶茶哦。”

听主人的口气,那牛仿佛是家中的成员,一大早便串门去了。我们实在是饿那一碗新鲜腾腾的奶茶,于是耐心坐下来,静待一头牛的归来。

这里距新疆哈密市区七十多公里,坐拥高山低谷和戈壁平原,其山谷深邃,草原广袤,林木参天,峭壁崔嵬,泉瀑飞溅……光看这美景就足以令人驻足流连。

近几年,乡村全面振兴如火如荼,乡村里的庭院都变成了民宿。每逢夏日,游人不绝。其中叶尔肯江的民宿被搅得最干净整洁,饭菜也美味可口。众人人口口相传,我们便都成了他家的常客。

终于,张望中看见一头黄牛慢吞吞从远处踱着方步走来了,一路哞哞低叫着。在它身后,跟着兴高采烈的女主

荷花一开,风里就能嗅出夏天的味道。进入7、8月份,在济南,赏荷、拍荷、诵荷,成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。

我喜欢荷花,小时候常跟着大人去大明湖畔乘凉。我钟爱雨中的荷,雨打荷叶啪啪作响,自带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的架势,又像跳荡的水银,被雾笼罩。而荷花兀自绽放,静气盈面,一派安然自足的模样,凝视之间心生敬畏。

济南种植莲荷已有上千年的历史。早在魏晋时期,便开始大范围种植荷花。唐代荷田已成规模,因荷花众多而被称为“莲子湖”。直到金代,诗人元好问在《济南行记》中始称“大明湖”,一直沿用至今。

荷香深处有诗意,有风雅。大明湖还是魏晋人士“碧筒饮”的发源地——采摘新鲜荷叶,向内卷拢如盏,盛酒,然后将叶心捅破,使之与叶茎相通,从茎管中吸酒。“酒味杂莲气,香冷胜于水”,这便是“碧筒饮”,弯曲状若象鼻的茎管被称作“象鼻杯”。

因湖中物产,又有了荷叶粥、荷叶饭、藕粉圆子、炸荷花瓣等,成为寻常百姓家的佳肴。曾在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先生,品尝过友人做的香油炸莲花瓣,颇感新奇,称之为“济南的典故”。

夏日的一个上午,我和友人逛大明湖,赏荷花。那天早上刚下过一场雨,空气中萦绕着淡淡荷香,清心悦目。一进大明湖景区

第一次来浙江湖州,我就被悠悠墨香所打动。尽管早已买好返程车票,但得知赵孟頫故居旧址纪念馆就在湖州,我当即决定挤出时间,专程去寻访。

赵孟頫故居,坐落在所前街河桥西侧孙衙河头。修缮一新的古老街市巷道里,车来人往。我从大门进入,沿走廊转至展览大厅。参观的游客,个个神态虔诚,在聚精会神地听志愿者讲解。我也怀着同样的心情,跟随大家缓缓移步。

记得幼年时,父亲教我写字、画画、读书,给我讲得最多的是南宋至元初的大书法家、画家、诗人赵孟頫。赵孟頫,自幼聪慧,博学多才,工诗词,通音律,精鉴赏。在书法上,他精于正书、行书和小楷,其书圆转遒丽,被人称为“赵体”;其画山水花鸟俱工,并倡导“师法古人”“书画同源”。

我一边观画作,一边仰视宅院走廊的雕梁画栋。这个占地面积四千五百平方米的古老宅子,是湖州最大的一片宅园结合的仿宋建筑群。院内曲径通幽,窗含树绿。俯看花园内的奇石、古木、枯藤,低头绕过水池,步入纤



中国画《漏斗菜》,作者常沙娜,中国美术馆藏。

## 大地

今已有二百八十多年的历史。

阿乔告诉我,湖笔之所以经久不衰,最大特点就是“湖颖”。所谓“颖”是指笔头尖端有一段整齐而透明的锋颖,业内人称为“黑子”。黑子的深浅,就是锋颖的长短。“颖”要用湖州当地出产的上等山羊毛,经过浸、拔、并、梳、连、合等上百道工序精心制成。而湖笔之所以受文人青睐,关键在于它蕴含“三义四德”的理念。三义,即指精、纯、美,这是技术层面的要求;“四德”即指齐、锐、圆、健,这是书写效果层面的要求。

阿乔对湖笔的细说,让我这个写了几十年毛笔字的人茅塞顿开,原来湖笔竟有如此精深的制笔奥妙呵!

我的孙小女,一个正在学颜体书法的初中生,她在一旁听得认真,细细观察湖笔的繁多品种。我看出了她爱笔的心思。在阿乔的指导下,我和孙小女精心选购了大小多支湖笔带回长沙去。

回程的车子在人群密集的道路上缓缓行驶,我仿佛能闻到从四面飘来的墨香。这缕缕清甜的墨香,如轻风、花雨,柔柔的,润润的,款款流动于街头巷尾。